

悦读驿站



第三届“读好书 做好事” 大理青少年征文活动巍山专场举行

□ 通讯员 陆向荣 杨大为 文 / 图

金风送爽入书堂，丹桂飘香伴墨香。9月23日，第三届“读好书 做好事”大理青少年征文活动好书推荐·巍山专场在南诏镇群力小学华山校区举办。

据了解，该项活动于2024年启动，活动参与学生通过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从书中受到启发，认真完成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好事，并以自己所做的好事为素材，撰写文章，从而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学习效率，引导激励青少年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活动在精彩纷呈的共读分享环节中拉开序幕，来自南诏镇、大仓镇、永建镇、五印乡的10名学生代表依次上台，畅谈阅读感悟与所思所得，真挚的文字、饱满的情感，展现出青少年扎实的文字功底与昂扬的青春风采，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群力小学五年级学生王志茵分享了阅读《国之脊梁》的思考和启示，表示：“阅读不仅能拓展眼界，更能让我明白善良与担当。站在分

享好书的舞台上，不仅训练了我的语言能力，更让我明白了要把书中的美好品行落实到生活中去，读好书，做好事。”

活动中，群力小学的朱玉芹和为民小学的夏金辉两位教师代表分享了《滇行记》和《诗语语文》经典书目，从育人视角解读书籍内涵，为学生阅读提供专业指引。巍山文化学者范建伟、本土作家忆苏分别推介自己公开出版的作品《聊聊巍山》和《忘言书》，结合本土文化特色讲述创作故事，带领师生感受文字魅力与地域文化底蕴，让在场师生都受益匪浅。

参加活动的师生还观看纪录故事片《筑乡人》，并分享观影感受，跟随乡土文化能人的脚步，感受那份源于泥土、归于乡愁的创作力量。

大理州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巍山分公司向群力小学捐赠价值1万元的图书。

本场活动由大理州委文明办指导，大理州图书馆、又凡读书社主办，由巍山县委文明办、县教育体育局、大方阁全民阅读推广中心，大理州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巍山分公司协办。

▼ 图为活动现场。(摄于9月23日)



弥渡县——

推进乡村阅读空间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 通讯员 李克钊 朱颖桑 文 / 图

近年来，弥渡县持续推动乡村阅读空间建设，从童书馆到书院，从固定阵地到流动书摊，浓浓书香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底色。

藏于山村的弥渡三合快乐小陶子童书馆，由北大校友马岳、邱璐夫妇创办。馆内设绘本区和阅读区，每周开展绘本阅读活动，并邀请音乐、天文、非遗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开展拓展活动。2025年，该馆获批成为云南省首批旅居图书馆之一，成为乡村文化名片。作为童书馆志愿馆长的马语心道出了办馆的初衷：“希望每一位前来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不论是参与特色活动、静心阅读书籍，还是动手体验手工创作，让孩子们怀揣快乐，朝着心中的目标不断前行。”

童书馆的实践探索，吸引了北大护理学院“云弥护行”思政实践队到访。队员们深切感受到校友扎根乡村、用教育点亮未来的担当，也见证了这座图书馆连接大山与世界的桥梁作用。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王慧说：此次有幸参与实地实践，深入

了解当地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人才培养方向以及多元化发展途径，全方位认识弥渡图书馆的建设情况。

一间童书馆折射出弥渡书香建设的全域布局。

320多平方米、万册藏书、年均活动10多场、超500人次青少年参与——这是由闲置烤烟房和蓄水池改造而来的红岩镇彩云书院交出的成绩单。目前全县8个乡镇均有图书室，89个行政村设农家书屋，城乡阅读阵地全覆盖，阅读服务扎根基层末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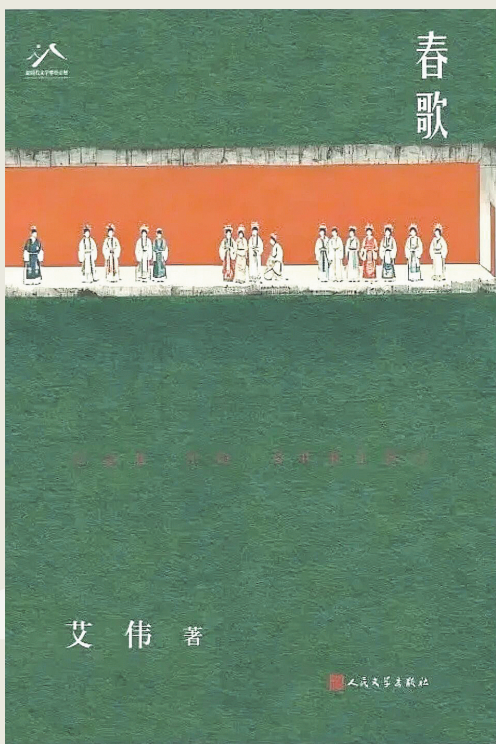
弥渡县弥城镇红星村74岁的图书管理员李存德每日推车摆摊，2025年服务读者超7000人次；德直乡建成大理州首个“全民阅读进乡村示范点”。当地连续举办五届全民阅读大会打造“书香弥渡”品牌，2026年第五届大会以“书香润弥渡，阅读启新程”为主题，融合全民阅读与民族团结工作。

弥渡县图书馆馆长李正美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图书馆+文旅”“图书馆+乡村振兴”融合路径，打造更多“小而美”的新型阅读空间，为建设“书香云南”贡献弥渡力量。

▼ 暑假期间，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开展阅读活动。(摄于8月24日)



新书速递



《春歌》
艾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6年6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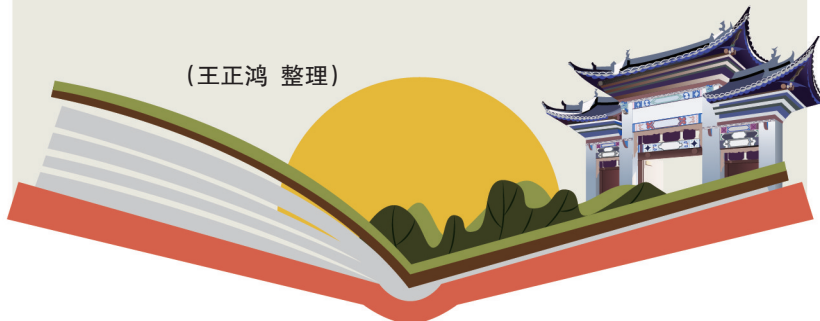
一只叫作“虎仔”的小狗，八个月的时候被送到渔村的这个家庭，又跟随主人上岛，守护偏远岛屿的灯塔。它的一生，见证了主人寂寞冷清，台风大浪时常袭来，导致物质匮乏，包括主人妻女在希望主人时，葬身于这片海域的守塔岁月。渔村烟火和海岛四季细密交织，也在作家笔下娓娓道来。作品通过对文学真实性和现实感的出色把握，既细细描摹一幅真切可感的现实主义图景下的烟火人间，又直面人生要义与人生价值。小狗视角下纯粹的童年叙事，与饱满绵密的情节线和故事细节交织，复原了巨大的生活洪流。



《虎仔的灯塔》
吴洲星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6年6月第一版



《玛丹的森林奇遇》
[法]卡米耶·罗玛奈特 著 黄荏 译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26年5月第一版



一江蓝阁

苏轼的雪泥与江海

□ 江蓝

如果说我对李白是偏爱，爱他的才华卓绝和少年心性；那么我对苏轼则是崇拜，爱他才华洋溢，喜他人格韧性，敬他心境澄明，叹其豁达超然，他把一生的荣光和苦难活成了传奇。

诗文书画皆精，文学集大成者——

苏轼生于四川眉山，嘉祐二年春，二十出头的苏轼在汴京贡院以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震动京师，主考官欧阳修误以为是其弟子所写，为避嫌取为第二，揭榜后才知是眉山少年之作，惊赞其才：“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是时他与弟苏辙同榜中进士。

苏轼堪称全才：词作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上，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位列“宋四家”之首，他挥毫写下的《寒食帖》，跌宕苍凉，被后世尊为“天下第三行书”；绘画开创“文人画”先河，尤擅枯木竹石。

苏轼向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杂记有记：“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朝廷禁止过，禁愈严而传愈多。死后多年，朝廷才为他复爵追封，为在世时所没有。也许有人会为他的遗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被认可这事永远不嫌迟，因为之后皇家搜集苏东坡手稿，加上收藏家的收藏，这些文物真迹才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

起笔雪泥鸿爪，历任皆留丰碑——

苏轼初任凤翔，途经浥池作《和子由浥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彼时的他少年得志，以飞鸿自喻，天高地阔任其翱翔。他应该想不到，这句诗竟然精准地预言了他的人生——一次次启程，一次次放下。

调任杭州通判，协助疏通运河，初见水利之才；在密州岁逢大旱蝗灾肆虐，他亲率百姓捕蝗、掘井、祈雨；目睹弃婴之痛后，他果断拿出官粮收养孤儿；转知徐州，黄河决口，他站在城头对百姓喊话：“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再赴杭州完成疏浚西湖壮举，将湖底淤泥筑成一条横贯南北的长堤，后人称作“苏公堤”，从此“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

接着是颍州、扬州、定州，每到一地，他都修水利、减赋税、设病坊。在扬州，他力请废除“万花会”。在定州，他整顿军纪、修缮营房，把边防空虚的小城池治理得井然有序。到惠州，瘴疠之地，百姓插秧苦于缺水，他便绘制“秧马”图样，推广轻便农具。广州瘟疫横行，他设计竹管引水系统，将山泉水引进城中，解决饮水卫生问题。

最后是海南儋州，当时流放至此几乎等于被判死刑，但是他继续发光发热，自编教材用椰子叶搭屋开讲，把文化带到了“天涯海角”，学生姜唐佐后来中举，成为海南史上第一位进士。

苏轼不仅写有很多谈医论药的诗文，而且撰有医书《苏学士方》，记载了有关医药杂着、养生单方等内容。后人把《苏学士方》与北宋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至今仍是重要的古籍医书。

从死牢到东坡，由失意出超然——

苏轼调任湖州时上《湖州谢上表》，被御史弹劾“谤讪朝政”，“乌台诗案”是其人生的转折点。在狱中以为将死，他写下与弟诀别之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其弟苏辙愿削职救兄，并有朝中权贵为他说情，幸得那句“圣朝不宜诛名士”，苏轼才得以死里逃生。

之后到黄州，惊魂未定的苏轼笔下的世界是“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孤寂，而他则是那只“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鸿。在困境中他开垦东坡种粮，留下组诗《东坡八首》，自此自号“东坡居士”。

自临皋亭迁居雪堂时遇雨，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不再执着于外界评判，儒家的济世情怀、道家的顺应自然与佛家的放下执念，在黄州的山水风雨中被他融会贯通，化为了内心的从容笃定。

他在黄州快哉亭写下“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在赤壁矶下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月夜泛舟写下感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参悟天地永恒，方知人生须臾，遂化为豁达心境。

有明月寄情思，有故人诉衷肠——

苏父二十七岁方发奋读书，且能文而名声大噪，除了本身秉性颖异，与苏母的激励有关。苏父赶考或游历期间，苏母在家教育孩子，读到《范滂传》时，小苏轼问母：“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苏母肃然答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苏门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三席之地，可见良好的家教家风有多重要。

密州中秋月夜，兼怀七年未见之弟苏辙，有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起笔问天落笔悯人，把人间悲欢离合写到极致。苏轼不是孤身一人，与弟苏辙“风雨对床”之约贯穿始终。

悼念亡妻之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年少情深却阴阳两隔之语今时今日读来仍有痛彻心扉之感。后来有“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的相濡以沫，以及“惟有同穴，尚蹈此言”的誓言，还有那“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的知己之言，如果不是用千年后的标准看，都是深情。

苏轼与不同的人都有往来，他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可与友“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上”，有说走就走的随性与浪漫。与佛印和尚机锋往来，佛印笑他：“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他能坦然地自我解嘲。也会写诗戏谑好友：“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子吼”从此成了悍妻的代名词。

对待政敌，苏轼更是罕见地坦荡。他当年反对变法自请外放，其实他不是反对新法，只是反对激进，后来旧党复政他也没有一边倒完全否定新法。王安石晚年罢相闲居金陵，苏轼途经拜访，两人不谈变法不说生死，只论佛学与诗文，临别时王安石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人间有味清欢，此心安处吾乡——

苏轼后半生仕途失意，却一辈子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爱，人生中一次甚之一次的流放，他也能“人间有味是清欢”。在惠州用便宜猪肉，他发明了“东坡肉”，还写了《猪肉颂》。在惠州见百姓宰羊后弃置脊骨，他便捡拾回去以酒淋之撒盐微炙，这便是“羊蝎子”珍馐的雏形。他还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将他乡化为吾乡。到更偏更远更苦的儋州，他很快在海边发现了丰富的生蚝资源，生烤食之、久煮食之，独创“久煮入味”法。他还利用当地食材制作“东坡羹”等菜肴，并教别人烹饪技巧。

元祐三年，苏轼遇赦北归，最后一首诗写：“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是杭州、密州、徐州，而是淬炼最深的黄州、惠州、儋州。次年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临终前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他不再是那只意气风发的飞鸿，岁月将他雕琢成一叶“不系之舟”，但他以一种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生命态度，既能在雪泥上认真留痕，又能从容飞向江海不同东西。

作家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苏轼他本身就是首最耐品的诗词，更是一个关于才华、起伏、自愈、超然的传奇。是的，这也绝对不足以勾绘出他的全貌。